

# 寂寞高手 天下的雪（四）

## 寂寞高手

### 第一章 高手

“斜阳古柳赵家庄，负鼓盲翁正作场；  
死后是非谁管得，满村听说蔡中郎。”

如此用唐教坊的二十八调遗音中的十八调，唱了一段，由未泥色主张，引戏色分付，副净色发乔，副末色打浑，添一人作装孤，演起“黄梁梦”来。

这诨名“鼓子词”的杂剧，扛堂扛堂地在台上演，戏台稍嫌简陋，显得搭建匆匆，但戏服华贵，而且一排排、一列列，坐得满满，有老的、有少的、有男的、有女的，聚神看戏，闲嗑瓜子，或交头接耳，时哄然叫好。有的孩童，在戏台旁嬉踢毽子，妇女梳子膏味道好一阵冲鼻。在戏台前，人群中望去，第一眼必被他神容吸引住的那人，正皱了皱眉，搔了搔鼻，抑天打了一个喷嚏。

这教千人万人中首先望得着的人，便是“君临天下”李沉舟。

李沉舟也并非专注在唱词上，他略带倦意的眼神游这四顾，时有父老妇孺来问好道平安，他也连忙起身，脸带微笑地招呼：元大妈还有做饵块么，真是好手艺，吃过便难忘……庚四爷的风湿痛好了些么，回头叫秀山给四老爷上药去……戴细官怎么了，上次给唬着的事，究竟压惊了没有？……如此一一相询，如煦煦暖暖家人语，谁也难以想象，在峨嵋金顶以一人而对千百名武林一等高手的虎视眈眈下，谈笑自若、技压群众的“权力帮”帮主李沉舟，在这里一样亲切如家长、笃诚如君子，温文识礼的谦慷淳儒。

李沉舟便是常常凑办些节目，诸如梨园、弹词、大鼓、参军戏等，给帮中家人娱赏。李沉舟也偶出现其间，跟大家殷勤问候。他对属下极严，对属下家人则视若至亲，故帮中上下，无不对之愿效死相报。

这时台上的戏开得正闹，一名白胡子白发白眉的老爷子持拐杖巍巍颤颤走来；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头子连忙搀扶，李沉舟也扶另一边，笑道：“汤公公越来越健朗了，再过几年，连我也自叹弗如。”

那老公公想说话，张开手，嘴也呀呼呀呼的，一时说不出话来，白胡都盖住了嘴已，李沉舟笑着替他蘸湿了胡梢，梳理了纹路，旁边的老头子笑道：

“帮主，您提携我几个儿子，又迁升我几个孙子，连同那几个小反斗，也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，您待我们汤家五代，真是恩同再造，粉身难报啊……”

李沉舟微笑道：“这是哪里话，汤家五代同堂，都为‘权力帮’立过大功，是帮里欠汤家的恩典哩。是了，您老今年三月才做过九十大寿，令尊大概也年龄过百二十了吧……”那老头儿笑得眼皮都睁不开了，说：“帮主您好记性，我爹他三十九岁生下了我……”

李沉舟咋舌道：“老爷子福寿并昌，真了不起。”那汤老爷子似老得连手都不灵便了，挠着头讲不出一句话，只能点头致意。李沉舟微笑表示了解，这时又来了帐房吉先生。这老先生已喝得醉态阑珊，萎靡不堪，手中犹执着秤锤，一摇一摆地打着酒呃，李沉舟笑道：“怎么，吉先生打起‘醉拳’来嘲？”

吉先生醉斜着眼，笑道：“‘醉八仙’，？我只会打‘醉螃蟹’。”吉先生不谙武功，帮中上上下下都知道，“醉八仙”是普通的武艺，吉先生在帮里住久了，多少也知道一些。吉先生如此说，模样又怪形怪状，众人都笑了，

李沉舟拍拍他的肩道：

“吉先生，坐下来听戏吧，是兰陵王的破阵子呢？”吉先生当下颌首，李沉舟拉了张紫檀木凳子叫他坐下了，又去搀扶汤老太爷和汤老头父子落座。

这时戏正演到了“大面”。“大面”又叫做“代面”，演的是北齐兰陵王，文才武略，骁勇善战，但容貌秀美若女子，因恐不足以威敌，乃刻木作假面，常着之以临阵。曾破周师于金墉城下，勇冠三军，齐人壮之而作此舞，以模拟其指麾击刺之状，世称“兰陵王入阵曲”，在唐时已盛行。戏者戴着可怕的大面具，身着紫衣，挥金妆刀，执鞭而舞。

这时台上的人，舞得正是激烈，随着交集的乐音，而且上面盘旋着振翅欲翔一般的龙蛇，剧烈地旋转着。李沉舟微笑地看着。这时“兰陵王”忽地一个纵身，半空翻七个筋斗，人人一齐喝得一声彩。

这时鞠秀山匆匆走了过来。鞠秀山是“权力帮”中“八大天王”中的“水王”。“八大天王”中，“鬼王”阴公死于浣花溪中，“蛇王”老少死于伏虎寺中，“剑王”屈寒山歿于骑鹤钻天坡上，“火王”祖金殿逝于峨嵋山下，“人王”邓玉平被杀于鸿门，“药王”莫非冤浣花萧家丧命，“权力帮”中现只剩下“水王”与“刀王”。

鞠秀山在权力帮是个儒生。权力帮虽是武林帮派，但也亟需文藻之士、才识博洽的人来应付些事理。帮里交给鞠秀山的差事，无一不办得妥妥帖帖，日久之后，立了无数小功，又不以自居。李沉舟知道了，便派他一些大差事，凡事交在鞠秀山手上，无不治理得一清二楚，又快又妥。但此人行踪神秘，常无故不在，启人疑窦。李沉舟便派给他极棘手的事，来考验他，鞠秀山虽遇凶险，但依然处理得稳稳当当。李沉舟万般考较他后，试出此人任劳任怨，克勤克俭，而且谆谆谏言，耿耿忠心，便提升他为“八大天王”中的“水王”。

李沉舟知这鞠秀山向来稳重淡泊，遇事精明强干，而今见他手持一物，脚步稍有些仓急，知发生了事儿，当下问：“什么事？”鞠秀山道：“人头。”李沉舟一皱眉，遂又展开，问：“什么人头？”

鞠秀山用身背挡住了其他人的视线，打开那布包的结，张开来凑近李沉舟，李沉舟一看，又一整眉道：“‘虎婆’？”鞠秀山道：“是。”

“狮公虎婆”与“长天五剑”，俱是“权力帮”的要将，当日“五龙亭”、“古严关”、“海山门”之役，这七人均有参加，而且举足轻重。而今“狮公虎婆”中，“虎婆”首级在此，李沉舟也不禁要锁紧双眉。换作往日，权力帮自是赔得起，但这些年来，权力帮损兵折将无算，连对朱大天王的攻势，都得改为自保，反攻为守，步步为营，对萧秋水那一伙人也以连横而非对立，权力帮处境之窘迫，可想而知。

李沉舟当下问道：“她怎么死的？”鞠秀山道：“今日是‘狮公虎婆’轮值，她的尸首是被送来的。”李沉舟问：“送来的人呢？”鞠秀山道：“死了。”李沉舟问：“怎会死了？”

鞠秀山道：“送这颗头颅来的人，早已被逼服毒，人头一送到我手里，立即就死了。”

李沉舟道：“那对方断无可能为了送这颗死人的头，而费如此周章。”

鞠秀山道：“是。”

李沉舟目光闪动，道：“那么这颗人头定必有问题了。”

鞠秀山道：“是有问题。”

李沉舟问：“什么问题。”

鞠秀山用五只手指，轻罩住那“虎婆”的头盖骨，道：“这头壳曾给人用刀整个小心地剝去，然后掏出里面的东西，而塞入炸药，接缝得极其巧妙，若不留心，很难发觉得到。”

李沉舟沉吟道：“这炸药能不能自燃？”

鞠秀山立刻摇首：“不能。”

李沉舟道：“那么敌人之所以杀‘虎婆’，是为了将她的头内安置炸药，这塞满炸药的人头，当然是为了炸死我……”目光射向鞠秀山。

鞠秀山垂首道：“是。”

李沉舟笑了一笑，道：“你以为那安排这道毒计的人，会在什么时候下手？”

鞠秀山道：“现在。”

就在这时，那戏台上飘飞倏忽的“兰陵王”，呼地斗然翻出，纵刀斜削，金刀耀目，一刹那间，下了七记杀手。

同时间，左边的吉先生，秤锤忽然点打而出，疾戳李沉舟后心七大要穴！同一瞬间，右边的汤老太爷，白花花的胡子变作鞭子，“督”地迎头鞭下，左手“大韦陀杵”，左手“小金刚拳”，双锋贯耳，连环打出！

这刹那，直如电光石火，李沉舟蓦地不见了。

他已闪到了台上，那手握赤金鞭，执持紫金刀的“兰陵王”，与他正斗在一起，只见人影倏忽，如两只大鸟般此起彼落，看戏的人，无不因变起非常，愕然立起。

他们站起来的时候，汤老太爷已倒了下来。汤老太爷的招数，突然打空的时候，便等于全打向吉先生。吉先生居然以秤锤一一化解，但就在此时，他已发觉自己背后已多了一人。

汤老太爷狂嚎回身，尚未出手，那人已一刀刺中了他的心窝。正中心房。那人飘然身退，汤老太爷倒了，喘息，神情又回到那病骨支离、老迈不堪。汤老头儿这时俯伏过去，哭道：

“爹，你……”泣不成声。那青衣罗帽的青年双手放入袖内，也不为已甚。

吉先生的武功比汤老太爷要好。他化解了汤老太爷的一轮急攻后，再要觅路而逃，已来不及，这时他可一点醉态也没有了，在鞠秀山的一双如水长袖下，失尽了先手，锤秤也丢飞了。

鞠秀山的武功，一如“道德经”中的“兵强则灭，木强则折。坚强委下，柔弱处上。”吉先生左冲右突，仍然冲不出鞠秀山掌影笼罩之下，忽地“水王”将袖一卷，声势转弱为强，如一张大铁帚般迎面扫了过去。

吉先生见来势如此盛强，忙拍出双掌，想借势后纵，并乘机逃遁，忽觉来势陡缓，又化强为弱，水袖舒展，竟在他手中塞了一物。

这时吉先生的双掌，正全力一击，手中忽多了件东西，吉先生请急间翻腕亮爪，自然送出内劲，“波”地一声，那事物被他捏穿，“轰”地一声，火石硝烟，吉先生惨嘶而倒。

他抓的正是“虎婆”的人头。

“兰陵王”的刀光，耀眼生花，颜色夺目的戏服灿灿闪亮，三人之中，他的武功比吉先生还强十倍。他初只求打中头颅，引起爆炸，与李沉舟同归

于尽，但李沉舟一上来就把他迫回台上，使他远离了炸药。他只好再求其次，想要伤敌，一上来就变了七八种武功，却连李沉舟的衣袂都没法沾到。最后只求得脱，但李沉舟身形东倏西忽，“兰陵王”金刀霍霍，闯了十次，被化解了十次。

“兰陵王”长叹一声，回刀自刎，李沉舟轻哼一声，身影一闪，一出指，“嗤”地破空射出，击中他腕后三寸处的“会宗穴”，“兰陵王”金刀呛然落地。

“兰陵王”大喝一声，舞服上的金饰一齐急响，他人如大鸟般跃起，平飞掠出，掠到了一柱擎天的旗杆上，轻轻一点，宛似飞燕在天空一折，又掠了出去。

这轻功简直令人瞠目：但他掠出去的身子，却几乎撞到李沉舟！

天空那么阔，他竟撞上李沉舟。

“兰陵王”一咬牙，身未回，身形却“哧”地倒飞而出，宛若流星，斜挂纵落，在鸣蛋花树丫上一点，又疾地冲天而起，这次去势，比刚才更遒劲急，他的舞服在骄阳下映耀，犹如孔雀开屏，破空而去。

可是天空那么大，李沉舟仍是在前面的路上等着他。

就在这时，“兰陵王”的身子遽然急旋起来，这急旋之际，他茧绸长袍，竟然冒出一股白茫茫的浓烟来。

所有的人都怕那烟有毒，捂住了鼻子，“兰陵王”越旋越急，白烟也愈来愈浓，并发出啪啪火花，在浓烟之中，一条淡淡的人影破空斜里射中他那令人神驰目眩的衣服，已置于地上，他的人着了一套窄身短打，急掠而出——就像壁虎逃避敌人留下了断尾，来吸引住敌人的注意——他的身法快如鬼魅。

李沉舟跃开，静静他说：“慕容容若，败了便败了，你不该逃走的。”

这时“兰陵王”的身子已跃上了围墙，陡地一顿，在轻轻柳梢弯稍稍迟疑一下终于跌落，李沉舟轻轻叹了一口气。

忽地一人自围墙外升起，倒落回墙瓦上，怔在当堂，背向众人，只听围墙上有人说：

“是的，你不该逃走。”

那去而复返的是“兰陵王”，他仰天倒下，跌落到墙内来，咽喉如喷泉一般涌冒着鲜血，喉咙格格有声，在脸具后睁大了眼睛，却说不出几句话来。

他一落下，恰好来了一阵风，那柳丝在围墙外点头也似的，这时围墙上便飘来了一个人，身着青衫文士巾，正在用一条洁白的手帕，抹揩自己的手，脸上带了个淡淡的微笑，是柳随风。

李沉舟没有再说什么，他蹲下来，俯视汤老太爷的伤势，汤老太爷的伤当然是没救了。他一面咳，一面咯血，一面挣扎起来，要握李沉舟的手。李沉舟伸手让他握住了，汤老大爷展开了一个安慰的微笑，李沉舟用另一只手掌拍拍他的手背，露出理解的眼光。

汤老太爷大口大口地喘息一会，道：“……好……帮主……您座下‘刀……王……’……他的刀法又进步了。”

杀他的人便是“刀王”。“刀王”兆秋息静静地在一旁看着，没有作响。汤老太爷嘴角不断溢出血来，已神衰力竭，支撑不住，犹自问道：“你……杀我的是……什么刀？”

兆秋息杀人，每杀一人，即换一刀，天下闻名，只听他道：“是清臣守

节刀。”汤老太爷听得一震，阖合双目，竟淌下两行清泪来。

原来唐开元天宝年间，安禄山反于范阳，挥兵南下，西进潼关，颜果卿与弟真卿两兄弟起兵勤王，举事响应，以号召勤王有功，加御史大夫；未几河北凡十七郡，重归唐室。后常山城破被俘，安禄山擒之，因曾对他礼遇有加，痛斥之：“何负汝而反那？”呆卿正气凛然的骂道：“我为国讨贼，恨不能斩汝！”安禄山怒极，便将颜果卿和幼子颜诞、侄子颜翎，一同肢解处死。

颜真卿便是果卿之弟，写得一手好字，又是一门忠烈，官拜太子太师。玄宗曾叹其二十四郡县无一忠臣，得真卿奏章，大喜曰：“朕不识真卿作何状，乃能如是！”李希烈兵变，宰相卢杞因畏惮真卿刚正清廉，欲借刀除之，乃建议真卿去汝州安抚，李希烈掘坑于廷，胁以为相。真卿叱之曰：“汝知有骂安禄山而死者颜果卿乎？乃吾兄也。吾年近八十，位至太师，知守节而死，岂受诱胁？”卒被害。颜真卿字清臣，这“清臣守节刀”是德宗追念他的忠节而铸的。

汤老太爷知道自己乃丧生在这柄刀下，潜然泪下，汤老头子悲声位道：“爹爹，帮主待我们阖家恩厚，你又何苦如此做……”

汤老太爷勉力噙动嘴唇，苦笑道：“孩儿，我这股做，确是丧尽天良，全无心肝……但慕容家……慕容世家对我们先人，有过活命之德，再造之恩……有恩，岂能不报……”汤老头哭道：“可是帮主对我们家也有恩呀……”汤老太爷溘然道：“那是后……后来的事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国光涣散，已眼见不活了。

李沉舟接去他的手，一字一句地道：“你放心去吧。今日的事，不会向你后人追究。”汤老太爷听了这一句话后，才算放了心，便咽了气。汤老头抢天呼地，嚎陶大哭，李沉舟拍了拍他肩膀，站了起来，这时烟雾已散尽，帮中的人，早已在这顷刻间不慌不乱地离开了场地。戏台上只剩下了几个人：李沉舟、兆秋息、柳随风、鞠秀山和痛哭中的汤老头，以及汤老太爷、吉先生、“兰陵王”的尸体。戏台上空荡荡。

李沉舟问：“他真的是慕容若容？”

青衫人点点头，走过去，把“兰陵王”的面具解下，现出一张极端清秀的脸孔。

李沉舟端详了一阵，道：“相貌是跟传说相像，但像，并非就确实是他。”说罢看着青衫人，似要等他回答。

“是他。”青衫人道：“慕容世家有三绝，‘银针金缕拂穴手，其人其道还其身’。”他说着慢慢张开手掌，食、中、无名尾指，各夹住一枚五寸一分见长的细针，在阳光映照下亮晃晃一阵光芒。

李沉舟点点头道：“是‘慕容银针’。”青衫人淡淡一笑道：“我差点也接不了。”李沉舟一笑道：“连江南柳五也差些儿没接住的，当然就是‘慕容神针’了。”青衫人道：“即是‘慕容神针’，那这人若不是慕容世情，就是慕若容或慕容小意了。”青衫人柳五笑了一笑，又道：“慕容小意是女的，慕容世情……他若来了，死的恐怕是我。”

李沉舟颌首道：“那他确是慕容若容了。”微喟一下又道：“可惜。慕容若容惊才美艳，威震天南，今番却丧命于此。”李沉舟看着地上的尸首，又说了一句：

“可惜。”

鞠秀山忽道：“帮主，他们在帮中隐伏了那么多年，为的就是这么一击？”

李沉舟道：“昔怀一饭之恩，不惜吞炭文身，毁容燔发，只待一击，要成大事，牺牲是免不了的，只惜他们这志在必得的一击，委实讨不了好，全军尽没，亦未免太令人惋惜了。”

柳五柳随风忽问道：“老大是怎样看出他们要出手的？”李沉舟一晒道：“其实也没什么。慕容若容演的‘兰陵王’，技艺很高，而且一身武功，无论怎样假装，都是假装不来的，秀山这时拿那装炸药的人头给我，我问起知道这炸药须力击才致爆炸，那这些伏兵显然都是为了杀我……”

李沉舟笑了一笑，又道：“他们不该找轻身功夫那么好的人来饰演动作如许频繁的角色……只不知道，安排演戏的人，向来细心，今日竟教人混了进来也不知！”

原来“权力帮”中，每一组人事都分得极其周密，接待有接待的，稽查有稽查的，甚至跟踪有跟踪的，杀人有杀人的。诸如厨子，不但手艺高明，而且善于分辨毒药，所以若有人在菜中下毒，根本就不容易；至于今日居然教人冒充了“兰陵王”的戏子上来，确是不可能的事。

这时一人奔了过来，双手向李沉舟递上一函密封，李沉舟随手拆开，道：“原先的‘兰陵王’角阿忽雷，三天前遭人勒毙……这下可好，没得查了。”原来“兰陵王”一发动，局面一受制，帮里即有人紧急勘查“兰陵王”的底细，却发现原先演“兰陵王”的阿忽雷，早已被杀多日。

柳随风悠然道：“上个月前老大要‘屠龙屠虎’打听的事，不知消息如何？”

李沉舟道：“‘屠龙屠虎’，已经死了。”

柳随风讶然道：“已经死了？”“屠龙屠虎”为当日“九天十地，十九人魔”中“千手人魔”屠滚之子，两人武功凶狠霸道，犹在其父之上，而今竟都死了，连柳随风都微微有些震讶。

李沉舟道：“不但他俩死了，连我们派去川中唐门卧底的‘不回刀’杜林，在慕容家做奸细的‘铁脚老李’，都先后遭了殃。”柳随风听着听着，诧异之色却是愈浓。

原来这些日子以来，“权力帮”给萧秋水等一股抗力，摧毁过半，剩下的又与“朱大天王”抗衡，声威大减，实力渐弱，江湖上道消魔长，此消彼长，总是轮个没完。“权力帮”目下仍是“天下第一大帮”，除“朱大天王”势力及“神州结义”外，确也无其他势力可与之相颉颃的。

“蜀中唐门”隐伏于川中，近数十年来，只要弟子出来行走江湖，必人才超卓，干出一番轰动的大事来。“即墨”墨家，自成组织，纪律甚严，我行我素，颇有野心。“神州结义”一脉，原予“权力帮”最巨打击，但萧秋水与李沉舟在峨嵋金顶一见如故，并且砥志抗金，所以反而抵消了彼此的战祸。

萧秋水跟他的弟兄正矢志抗金，转战于疆场之上，李沉舟亦派人参战，也从此得调养之机。“朱大天王”一股怎能容让“权力帮”恢复，所以攻势更是频急。

这年间，“朱大天王”的“七大长老”和“权力帮”的“四大护法”，全皆在燕狂徒或峨嵋山之役中战死，朱大天王的“三英四棍，五剑六掌，又神君”，也只剩下了断门、闪电、腾雷三剑史以及雍希羽这“柔水神君”，至于“权力帮”，伤亡更重，“八大天王”中，仅剩下了“水王”和“刀王”，

“十九人魔”中，只剩下了“无名神魔”、“神拳天魔”、“一洞神魔”、“血影魔僧”、“快刀天魔”五人，“双翅，一杀，三凤凰”中，只有“蓝凤凰”高似兰与“红凤凰”宋明珠还活着。

饶是如此，“权力帮”还有李沉舟、赵师容和柳随风三大巨头，虽是帮威衰靡，版图日蹙，但声势武功，非但别帮他派无可强项，就连“朱大天王”，相映下也黯然失色。

而“不回刀”杜林是“快刀天魔”杜绝的儿子，刀法端的非同小可，早在唐门卧底，却无缘无故叫人识穿了，杀了尚不知晓。“铁脚老李”系已故的“飞腿天魔”顾环青的师弟，武功直追顾环青，却也叫人看穿了，死于慕容世家之中，柳随风微显忧色，又问：

“盛文隆呢？”

盛文隆外号“拳打脚踢”，是老拳师“神拳天魔”盛江北的嫡亲儿子，在朱大天王麾下化名“宗以权”，潜伏已久，近日一直未有消息。李沉舟摇摇头，道：“还是没有讯息。”

柳随风不禁问：“老大，您看，要不要将师容姊召回？”

李沉舟道：“师容随萧秋水抗金，这里纵有天大的事，也不能分了她的心。”

柳随风垂首道：“是。”

李沉舟道：“你心中想到了什么事，无妨直言。”

柳随风稍稍沉吟一下，即道：“以近日情势而言，朱大天王、慕容世家都有野心，唐、墨二家，也有异动，恐怕日内就要出事，此刻帮中人不少，再分出去抗敌，恐为不智……”

李沉舟考虑了一下，忽然豁然一笑道：“老五，咱们昔日也曾只有七个人……后来更只剩下了两个人，也没怕过，今日怎么啦？”

柳随风也随着微笑，但仍微有怔忡之色。李沉舟看在眼里，道：“你莫要过分操心。朱大天王从前扳不倒我，现在也扳我不倒。唐门实力隐伏，倒是危险。墨子弟子，踔厉取死，但有唐门牵制，谅无大碍。”

柳随风道：“但萧秋水一股，杀我帮中人实众，若不趁此灭之，任由其坐大，恐有将来之患。”

李沉舟沉思了一下，说：“萧秋水赤手空拳，全仗信义二字打天下，他的际遇是好，但我不能杀他。他确实实实在抗金，国难当前，一切私怨都应当放下，我们不但不应在此际分他的心，更该助他一臂之力才是。何况秋水真个是全力以赴，复国杀贼，并非乘机扩张实力，我们在此时夹击他，必貽笑天下，万万不可。”李沉舟笑了一笑，眼神里又有一层似有似无的倦色：

“如果是我看走了眼，就算他日萧秋水更恁威风，我也认了。”

柳随风蹙眉不语。李沉舟善于鉴貌察色，当即道：“怎么，你还有话说么？”

柳随风答：“是。”

李沉舟道：“无妨直言。”

柳随风迟疑了一下，李沉舟知其必有极难启口之事，叫道：“老五。”

柳随风微微一颤，应道：“在。”李沉舟更看出他是满怀心事，于是道：“老五，你跟我闯荡江湖数十年，连师容未来前你就到了，有什么话儿不可说的，除非你不把我当哥哥了。”

柳随风嗫嚅道：“老大如此说，折煞小弟，只是……只是这事……这事

跟师容姊有关……”

李沉舟脸色一沉道：“是她的也可以直说！别婆婆妈妈的，啰嗦什么！”

柳随风一颤，终于道：“……我听外人传闻，……师容姊近年来跟萧少将军东征西伐……宛若情侣……只怕他们……他们已……”

这几句话下来，连兆秋息和鞠秀山都变了脸色。只见李沉舟默不作声了好一会儿，脸色愈来愈沉，忽“哈哈”一声，大笑起来。

笑了一阵，见柳随风脸色有些惴惴，便收了声，说：“老五，江湖上的人长了嘴巴，有什么不可说的？你也是大风大浪过来的人，怎么连这点都勘不破？”

柳随风忍了忍，还是禁不住要说：“可是这回事盛传得很厉害，恐怕不是空穴来风……”他说着，知道李沉舟不会相信，不禁有些激动，一条青筋，横在他额空上闪了闪：

“老大，还是查查好，免得受了欺还不知道。”

李沉舟忽然一闪身，到了柳随风身前，一扬手，众人都吃了一惊，李沉舟的出手何等之快，手已搭到了柳随风的肩膀，柳随风却连眼睛都未多霎一下，李沉舟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兆秋息和鞠秀山这才算松了一口气，李沉舟道：

“你提醒得好。不过第一，萧秋水不是这样的人；第二，师容我信得过；第三……就算他们在出生入死的征战中作出苟合的事，也是相濡以沫，只要心没有变，作出这些事，我不介意。”然后他以手按着柳随风的肩膀，一双眼睛如一柄凝炼淬厉的剑，看着他，慎察地问。

“你懂了没？”

柳随风以上齿咬下唇，隔了半晌，道：“懂。”李沉舟放下了手，舒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你们都出去吧。”兆秋息、鞠秀山、柳随风以及汤老头子，霎时间清理了地上的尸首，退了出去。

李帮主说“都出去”时，便没有人能留在他身边，任谁都不能够。

李沉舟待他们都离了之后，仍站在原来的地方。这地方原是他闪身过去去拍柳随风肩膀的所在。现在柳随风已不在，适才在他身形一晃之际，柳随风如果闪躲，他说不定会真的出了手。可是柳随风却连眼睛都没有多眨一下。

所以他也没有出手。

从来没有人能在他面前讲赵师容的坏话，从来没有。他与赵师容自相识起迄今，武林中无不目为“只羨鸳鸯不羨仙”，赵师容不但武功、智谋、组织、办事都有过人之能，而且从来知道自己的份位，不以自己才艺有所逾越，只一心造成李沉舟的霸业；跟赵师容在一起，决不会跟弟兄疏远，或耽迷于美色，或消磨了壮志。赵师容，不但是他的妻子，也是他的妹子，更是他的好助手。

赵师容从未出过错，所以没有人能说她的坏话。

李沉舟隔了良久，缓步踱了起来。当他离开他原先站立的地方时，青石板上，两道深深的履印，嵌了进去。

刚才的话，已激起他心中万丈波涛；但他不动声色，硬生生压了下去，那真气到了脚下，竟将石板踩得深陷进去。

——师容，究竟是不是？

他脑海里浮现了萧秋水剑气纵横，有王者风貌的样子……又想起了那巧笑情兮的赵师容……他竭力甩了甩头，心里一个声音在喊着：不会的，不会

的.....

——要真的是，师容，你无需瞒我。

这院子深远，李沉舟踱过那戏台侧畔，回首望去，只见一列列、一排排的座椅空空，人都去了，只留下一地纸屑、瓜子壳等物。他看了心里嗒然若失，继续往院子里走过去。

他愈走进去，花树花叶愈荫浓。他一路上萧索地走。走到一丛丛一簇簇的黄花爬满了的地方，稍稍停下来，想到往日赵师容曾在这里，与他相嬉。这地方没他允许，谁也不能进来，也谁都进不来。他就跟她闹着，在树浓阴处，两情缱绻。后来赵师容翻过身来，以手支额，发上都是草叶，痴然出神。

那时暮阳金澄亮的一颗，坠悬在海空那边，照得她侧脸金红了轮廓，李沉舟看得心里喜欢，忍不住说：“你好美。”赵师容只是痴痴地凝视那远处，李沉舟也随而注目过去，赵师容在晚霞里伸出了手，说：“你看，花好漂亮。”

李沉舟只见那牵牛花的色泽在夕阳里渗进殷红一抹，却见赵师容侧脸挽高害的脸蛋儿，竟比花还柔匀，心中怜惜无限，便亲了一亲。赵师容淡淡一笑，两人就要相昵，忽见花架上有一双黄雀，你跃过来，我跃过去，振翅比翼翔了回去：又追逐回来，落在花间上，吱吱唧唧，煞是亲密的样子。

赵师容妩媚一笑道：“你是它，我是它，它们是我们两个。”李沉舟笑道：“我们两个脏鬼.....”说着又胳膊她，搂着她在草地上打滚。

这时忽飞来了一只长红色长嘴蓝顶的美丽小鸟，那母的小黄雀，就飞开了，跟那红嘴鸟在一起，开始上下飞翔，吱啾莫已，到了后来，甚是亲密，那雄的黄雀立在一旁，甚是沮丧的样子。赵师容见了，撇着嘴道：“我才不是它哩。”

说时那雄黄雀忽然掠起，直往地上重重一摔，撞在石上，迸出了脑浆，竟自死了。李沉舟、赵师容都吃了一惊，未料到那雄雀竟如此烈性，都来不及阻止。那雌雀竟自与红嘴鸟飞了。

李沉舟心中勃然大怒，心忖：这小鸟儿天性如此薄情，不如杀了！当下拾了一粒石子，道“待我将它杀了”。赵师容侧首问他：“杀了谁？母雀还是红嘴鸟？”李沉舟见赵师容在夕阳中脸红得像秋天最美丽的颜色，又柔和无比，竟自痴了，怔了一下，才道：“两只都杀。”可说着话时，两只鸟儿都飞走了，只剩下黄色雄雀的尸体。

李沉舟这时想起来，心中一阵惘然。

这时他已走到林子里一棵紫檀树下，重重地踏了三脚，只有轧轧之声，不远处一棵极大的银叶板根，其根部缓慢裂了一个大洞，里面有一个身段窈窕的红衫人，一耸肩就跃了上来。

这人艳若桃李，杏腮含春，正是“红衣”宋明珠。宋明珠自从在丹霞山一役，巧战“别人流泪他伤心”邵流泪，重创了他后，自己也被打下深崖，与萧秋水有过一段夙缘。

她依然是红衣劲装，黑腰带黑靴鞋，眼睛像明珠一般的亮。

宋明珠跃上来，道：“宋明珠拜见帮主.....”

李沉舟第一句就问：“小蓝回来了没有？”

宋明珠一愣，即道：“没有。”忽又想起道：“但据‘长天五剑’自翟塘捎来的讯息，高姊姊只怕眼下就到。”

李沉舟嗯了一声，又问：“你识得萧秋水，他为人怎样？”

宋明珠又是一呆，没料到李沉舟会这样问。李沉舟见她有些狐疑，即道：

“你曾被朱大天王的长老邵流泪击落山崖，被逼服‘阴极先丹’，萧秋水也被迫食‘阳极先丹’，但你两人都守礼始终，我都知道了。我问的是，萧秋水的人，节制力、克抑之能如何？”

宋明珠一阵诧异，这事只是她和萧秋水的事，李沉舟如何得悉？她当下不敢再犹疑，说：“丹霞山事，到最后仍不致坏了名节，当然是事有凑巧，掉落在‘草虫’上，但由始至终，把持得住的，不是我，而是他。”宋明珠明艳如火，说到此处，在李沉舟澄澈的目光下，仍不免有些赧然。

李沉舟道：“那你心里恨不恨萧秋水？”

宋明珠用上齿咬了咬下唇，道：“恨。”遂而又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不恨。”

李沉舟问：“为什么恨？为什么不恨？”“三凤凰”原是归总管柳随风所隶属，李沉舟很少对她们温言谈笑，柳五则不然，柳五一生不对女子疾言厉色，如果他不喜欢那女子，他宁可杀了她，也不斥骂她。

宋明珠抬了抬眸，长睫毛颤了颤。她不明白今日李帮主怎么会忽然问起她这些事情来，但是觉得眼前的人，如家长一般亲切，使她禁不住将一切都倾吐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只觉得他在那时，不该大拘泥古板，心里又很感谢他的拘礼。”宋明珠但然说，“我自小闯荡江湖，也经历过些辛酸，武林人不是对我畏之如蛇蝎，便是图非分之念……像萧秋水这样的人，确实很少，他……好像不是人。”

李沉舟扬眉微笑道：“哦？”

宋明珠忙道：“好像不似一个真的人，我总是以为活生生的人是有七情六欲的。”

李沉舟道：“也许他是因为唐方……”

宋明珠咬咬唇又说：“要是为了唐方，那更不应如此。在那种时候，又有什么好怪罪的？萧秋水和唐方是名满江湖的爱侣，但咫尺天涯，始终未能在一起，这我也知道……唐方姑娘我没见过，江湖侠侣，心胸绝不致如此狭窄，而我自己也不会自作多情到以为能取而代之……只不过，唉，萧秋水真不是人！”

李沉舟笑道：“或者是怕你不愿意？”

宋明珠抬头看向李沉舟，挂了一个甜甜的笑意：“我会不愿意吗？”

李沉舟避开了她的目光，道：“抑或是怕柳五知道？”

宋明珠笑得咕咕连声，花枝乱颤，道：“帮主，他连您的虎威都敢攫，还畏惧什么来着？”

李沉舟点了点头，问道：“那你呢？你怕不怕？”

宋明珠一愣，问：“怕什么？”

李沉舟道：“怕柳五知道。”

宋明珠低头，低声道：“他不知道的。”

李沉舟大笑道：“你以为他会不知道？”宋明珠错愕抬头，只见李沉舟笑道：

“连我都知道的事，他很少有不知道的。”

宋明珠倏地变了脸色，李沉舟紧接着一句：“柳五的为人，你是知道的了。”

宋明珠紧抿着唇，点了点头。好久以前，还有两只“凤凰”。“金凤凰”冷笑卿便因不听他的话，忽给柳五下令抓起来剥光了衣服，当众批判后活活

淹死。“火凤凰”水柔心因恋上武当派卓非凡，两人打得火热，不听柳五劝告，柳随风使一把火，烧毁了水柔心的容颜，水柔心愤而自杀。

宋明珠每当想起这些事儿，冷笑卿被淹死时的一头湿发，惨白的双颊……火柔心被烧的的脸疤，疯狂的笑声……便暗自惶栗。

李沉舟微笑再加了一句：“柳五不杀你，便很可能因为丹霞山那儿，你并没有做出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。”宋明珠听得不住颌首，李沉舟又道：

“可是柳五的脾气，你是知道的，他随时改换一切态度……今天他不生气的事，明儿他再想想，或许就会佛然大怒了。”

宋明珠又惴惴不安起来，李沉舟又说：“可是如果我去说情，或许他会碍在我面上，不会怎样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便止住不说了。

宋明珠颤声问：“您……您要我怎样？”

李沉舟正色道：“我不要你怎样。首先，你是柳五的人。我问的话，你都可以不必答，但是你现在有求于我，我可以向柳五说，不过，你先要回答我一个问题、做一件事。”

宋明珠考虑了一阵子，毅然道：“帮主，本来您有事相问，我知无不言。”

李沉舟笑了一笑道：“可惜我问的就是柳五的事。假使……”李沉舟顿了一顿，一字一句地道：

“假使柳五要你杀了我，你杀不杀？”

宋明珠的脸色一时回不过来。这问题包含了三项：第一，柳随风有没有叫宋明珠杀他？第二，柳五有没有生过杀李沉舟之念？第三，要是有的话，宋明珠杀不杀？

宋明珠神色变幻了一会几，李沉舟一直在看着她，在仔细地看着她。宋明珠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五总管曾提起过。”

李沉舟一展眉，道：“提起过杀我的事？”

宋明珠默默点了点头，脸色也恢复了红润，道：“是。五总管说，如果有一天，他要我杀你，从那时起，我便可以杀他了。”

李沉舟皱眉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宋明珠盈盈望着他道：“他说，因为他那时候已不是人了。”

李沉舟沉默半晌。轻轻叹了口气，他的叹息如落叶一样飘忽。“你有没有听过‘老伯’的故事？”

宋明珠摇摇头，李沉舟道：“那是一个才子写的故事。‘老伯’是帮会领袖，他跟‘万鹏帮’争霸，起先占了上风，后来儿子、得力助手，都死于狙杀，他假装被打得无法还手，其实暗中培养最后全力一击，要攻陷‘万鹏堡’。帮中可信赖的人，只剩律香川一人。他就在没有出击前将帮中一切交给他，却不料交给了他之后，立即就遭到了律香川的暗算。原来最可怕的敌人不是对手，而是朋友。”李沉舟说到这里，双眼又有一种空漠的神情，平视宋明珠道：

“我今日，可算也接近这种田地；所以我不能再疏忽，纵是最好的朋友，也要留意一些。”

宋明珠睫毛颤动，忽然问了一句：“帮主觉得五总管有嫌疑？”

李沉舟不答反问：“柳五知不知道我常找你们来聊天儿的事？”

宋明珠垂首道：“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。”

李沉舟笑了，悠然望天：“他该知道的。”

宋明珠想了一会儿，问：“那您……您要我做的是什么事？”

李沉舟轻声道：“杀了我。”

宋明珠一惊，惊然道：“什么？”

李沉舟淡淡笑道：“对。就是杀了我。”

宋明珠退了两步，仍不敢相信李沉舟说的是真话：“……您……要要我杀你……”

李沉舟微笑，陡掣出一柄金光熠熠的短刃，道：“对，你快杀了我。”

宋明珠讶骇莫已，嚅嚅问：“为……为什么……”

李沉舟道：“因为用这柄刀杀我，杀不死我；若真的有人用刀杀我，我就死了。”李沉舟见宋明珠疑窦丛生的样子，知道她尚未明白，便笑道：

“我叫两个人来，你便明白了。”

说着拍了两下手掌。两声掌声一过，一株高大的桐树后，闪出两个人来。一人全身蓝衣劲装，身材高挑颀昂，如铁骑风云的大将军，却是清谷秀雅的女子。

宋明珠诧异：“高姊姊！”

这女子便是“蓝凤凰”高似兰，她身边的人，黑布蒙脸，身形看来甚是熟悉。

宋明珠不禁问道：“你……你已回来了。”

高似兰点点头，李沉舟道：“她早已在三天前回来了。”转向高似兰说：

“你告诉她盛文隆所探得的虚实吧。”

“是。”高似兰应，即向宋明珠道：“盛文隆潜伏在朱大天王麾下已三年有余，却忽被瞧出身份，他逃了出来，而杜林和老李都死了。他逃出来时只剩下一口气，我去接应他时，迟去一步，他便给人干掉了。他只来得及告诉我几句话……”

宋明珠睁大眼睛听下去，她知道这“几句话”必有很大的干系。用生命换来的话语，通常都是极珍贵的。果然高似兰道：

“盛文隆说：朱大天王、慕容世家、唐门三方面都派出了杀手，要在帮中里应外合，杀了……帮主。”这“帮主”两个字，原本就是“李沉舟”的名字，高似兰当着李沉舟的脸，就算是转叙，也有讳避。李沉舟接道：

“今日看戏的时候，已来了一批杀手。”

高似兰因不知晓，哦了一声。李沉舟道：“来的是慕容世家的人，而且都是一流好手。”

高似兰问：“是慕容小意？”李沉舟摇首道：“不是，是慕容若容。”

高似兰剑眉一扬，又问：“让他逃了？”

李沉舟摇首，笑道：“一个也没逃得了。”高似兰柳眉一竖：“慕容若容？”李沉舟道：“也死了。柳五亲手杀的。”

宋明珠杏目圆瞪，问：“所以您怀疑柳五杀人灭口？”李沉舟摇首道：“柳五手下，向难有活口，这不能疑他，但是还有唐门以及朱大天王的杀手要来……与其让他们先动手，不如我先死了好些。”

宋明珠依然不解。李沉舟道：“我死后，权力帮的大权落在什么人手上？”

宋明珠不假思索便道：“师容姊。”

李沉舟道：“可是如果师容在河北一带艰苦作战呢？”

宋明珠想了想，道：“那就理应由五公子当家。”

李沉舟道：“我死了以后，帮主就是他，朱大天王和唐门的人，以及那不为人知的内奸，如果要灭权力帮，就得先杀柳五。”

宋明珠双目一阵亮：“我明白了，若无人杀五公子，五公子就是那内奸。”柳随风在当年创帮七雄中排行第五，年轻潇洒，位居总管，所以被称为“五公子”或“柳总管”。

李沉舟笑了笑，没有直接作答，宋明珠禁不住要问：“如果内奸不是柳五公子呢？”

高似兰微笑道：“那五公子的处境就很危险了。”

宋明珠急切地道：“是呀。”

李沉舟问：“柳五的处境为何会危险？”

宋明珠一愣，即答：“因为有人要杀他呀！”

李沉舟道：“所以只要保护着他，或者，监视着他，不管如何，那暗杀者，迟早都会出现。”

宋明珠恍然，道：“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……”忽又懵然道：

“可是……可是您……您又怎能死去呢？”

李沉舟道：“所以便要你杀了我。”

宋明珠又茫然了起来。李沉舟道：“我杀了我。”他指住蒙面人，然后又指住自己，一字一句道：

“我的英魂才能回来保护或者监视柳五。”

高似兰把那人的面中扯下。那人的样子，竟和李沉舟长得一模一样，不过目光痴呆，挂了一个笑嘻嘻的神情，宋明珠竟未见过世界上有如此相似的两人，但精神气质竟又如天渊之别！

李沉舟缓缓道：“他不似的地方，如果死了，就谁都看不出来了。”

死人脸上的表情都是木然的。或者说没有表情。总之一个人死了，便失去了知觉、能力、武功、智谋和感受，以及一切，

但真正有武功、才能、判断、敏感、智慧的人，仍潜伏在帮中，在暗里监视着一切。

宋明珠这才了解了李沉舟的用意。

只听李沉舟道：“这人天生痴呆，容貌和我相似，一当帮主的时候，就开始养他，将他养了好久，藏了起来，他要什么便给他什么，一生不愁吃、不愁住、不愁花用，他容貌有不妥的，便给他易整，到了今天，他长得和我几乎一模一样，他生存的感受，都有过了，但生命的意义，便是为我死，而我因他死而继续活下去……”李沉舟顿了顿，继续道：

“所以要你一剑，将我杀了。”

宋明珠瞠目道：“我为什么要杀帮主？”却见那酷似李沉舟的人，不知死之将至，依然嘻嘻傻笑，呆呆不已，心中不禁一阵发寒。她一生任性行事，视人命如草芥，所以才在丹霞山上，一上来就重伤了吴财，杀了劳九，而今见到这好似没有脑袋过了半生的人，也不知怎地，竟有些惊然。

李沉舟道：“你杀了‘我’的理由是：萧秋水和你在丹霞山的事，你将那颗‘阴极先丹’扣了起来。”

宋明珠退了一步，嘎声道：“……您……您怎么都知道？”

李沉舟平静地笑道：“我怎会不知道？我知道你并非独吞，而是给了柳五，柳五告诉你，这事不可张扬，是也不是？”

宋明珠低下了头，花容惨淡。

李沉舟道：“柳五一向风流惆位，他有多久没理你们了？”

宋明珠知道在这帮主面前，是什么都瞒不住的，当下用力咬下唇，道：

“已经一年多了。”

李沉舟点头喃喃道：“这可能便是那‘阴极先丹，之故。柳五虽功力深厚，天生颖悟，但‘阴极先丹’的威力，确要了他不少代价。”

宋明珠听了，头垂得更低。李沉舟补充道：“你便为了这个，畏罪拒抗，连同左常生，将我杀了……当然，以我功力，你们很难轻易杀得了我……”

高似兰接道：“李帮主平日喜欢在这林中踱步，每次他都喜欢在这里静思默想关系里的应对之策，你和我便匿伏在茄苳树下的机关里，而左常生假装拿飞鸽传书禀报，三人一齐动手，杀了‘帮主’，由于帮主武功高强，所以左常生也死了……”

宋明珠问：“那……那高四姊又为何要弑帮主？”高似兰是原存“五凤凰”的老四，“白凤凰”莫艳霞是大姊，“金凤凰”冷笑卿是老二，“火凤凰”水柔心是排行第三，“蓝凤凰”高似兰居第四，“红凤凰”宋明珠则是老么。

高似兰淡淡地道：“因为我将梁斗等人被擒之处告诉了萧秋水，才致萧秋水得上华山，使得上官、费二族互拼殆亡，萧秋水的势力因而坐大……我因怕帮主见罪，所以横加杀手。”

宋明珠倒抽了一口凉气，道：“那……那左人魔又因何杀‘帮大’。”

高似兰淡然道：“他真的是想杀帮主，所以他只好死了。”

宋明珠睁大了圆眼，讶然道：“他……”

高似兰道：“他是朱大天王派来卧底的人，也卧了这许多年了。”

李沉舟道：“所以他杀了‘我’之后，只好死。”

宋明珠终于了解了这件事。但她还是有一事要问：“我们杀了‘帮主’，天下之大，哪还有路可走？”

李沉舟笑道：“你们跟着我，天下又怎会有绝路可走？”

宋明珠喜上眉梢，芳心喜悦地道：“我们……我们可以跟着帮主。”

李沉舟道：“嗯。一起做一些替‘权力帮，剔浊扬清的事。”

高似兰忽道：“只不过这样之后，帮主您就不得露面了。”

李沉舟道：“我当然不露面。我自小心里就想，死了之后再复活，一切都是不是一样？我在江湖上，做下了那么多的事，有善的，有恶的，有人当我是恩公，有人叫我为好贼，总之，就算是罪魁祸首，但也举足轻重……我一直有个异想，想知道我死后，武林中对我是怎样的评价？我死后，江湖会不会在风波诡谲中将我迅速忘怀，到了不久之后，便连新一代也不知道我李沉舟了？只有我死，才能看出真心，访得实在。今日你俩要来替我了这心愿，只要能顺利找出元凶，日后定然有赏。”

高似兰和宋明珠拜道：“能为帮主效命，殊幸欣悦，怎能接受奖赏……”

这样说着，李沉舟心里却在悠然想到另一件事：师容，他心里狂喊，也惟有这样，才能试出你的真心了……要是你负了心，我就算抓拿到暗杀者，逮住了元凶，也难再世为人，而要永沦为鬼了……

他这般想着时，一人正从林外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。这人长袍阔袖，但在他身上穿来，一点都没有从容的样子。高似兰轻声叹道：

“左一洞在武林中出名的奸似鬼，今日却要平白做了冤鬼。”

左常生一见李沉舟，慌忙作揖，李沉舟劈头第一句就问他：

“朱大天王好。”

左常生脸色，登时大变。他还未来得及回话，李沉舟自怀中掏出一只信

鸽，递了过去，左常生错愕下双手接过，然后宋明珠和高似兰就同时出了手。

“一洞神魔”的肚子本是空的，有个大窑窟，但这下他连胸臆上也多了个窑洞。

“红凤凰”的脸绞心狠，“蓝凤凰”的冷艳无情，左常生这次就算有九条命，也逃不过这一击；就算逃得过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有李沉舟在。

李沉舟不在了。李沉舟的死讯传出去的时候，全帮都震住了，有人以为是末日了，有人悲号当堂，茶饭不思，有人披白中、戴麻孝、有泪痛哭、无泪位血，有人兀自不肯相信。

柳五不是其中任一类。

他没有哭，只静守李沉舟尸身旁，足足三天，三天后，有人见到他叩了九个头，站起来时，额上冒血。然后他向旁边的人下达了一道命令：

“向朱大天王投降。”

在四川、湖北两省间，长江上游之“三峡”，长七百里，为行舟险地。

三峡之首——瞿塘峡上——有一艘吃饱了风的帆船，顺流而下，航过时，忽然打起了一面炽红的血旗，然后又升起了一面小小的白旗。

在旭阳照射下金色的江水晃漾，一座山头上，有一人举一黑色绣金龙的旗帜，招风晃了一晃，这道旗号立即一山飘过一山，一丘传过一丘，一直传到瞿塘峡上。

瞿塘峡有翻山越岭，连绵十余里的山寨，一匹快马，马上的人，俯身几乎贴在马背上，几乎同一条直线一般，举着一面黑色囊金龙的大旗，冲入山寨中，马蹄激起黄沙漫漫。

黄沙未落，那人已勒马跃下平地，两名大汉，箭矢一般迎了上去，跟那大汉交头接耳几句，那两人脸上都露喜色，返身往寨内奔去。那持旗帜的大汉这才有隙裕在那大木桶中打一大盆水，泼洒向脸上去，来减低他身上狂奔过后的懊热。

那两名大汉急奔，奔过了几个哨岗，到了一个用黑色木条建筑如铁一般威风的寨前，便停下了，一个高瘦赤精大汉走出来，那两名大汉俯耳过去，说了几个字，这烧窑的赤膊汉脸上立时出现欣喜之色，双目嘉许地看着两人，用力在他们肩膀上一拍，返身就掠了进去。

他不知经过了多少道闸门，多少弄堂多少巷弄，忽在一处黑色窄门前止步，小心翼翼、恭恭敬敬地行近去，一个身着白衣、轻摇招扇的文士，神色冷然地行了出来。

那烧窑工人模样的人也凑过去，说了几句话，那文士脸上，立时露出不敢置信的神色，那轻松平淡的容态，立即不见了，又追问了几句，沉思了一下，挥手叫那汉子去，但脸上已掩抑不住狂喜之色。

他又沉吟了一阵，急将摺扇一合，快步踱入窄门。窄门一过，原来是一宽敞至极，简直如平原一般的大殿，大殿上什么置设都没有，远处有一张三十余丈长的大理石桌子。桌子顶端，只有一张椅子。椅子后面，有一道屏风。

屏风上绘着有一只欲飞九天、翼翔爪张的金龙。

那大厅十分宽敞，没有门也没有户，更没有屋顶，阳光就直接自天空洒了进来，没有任何东西能在这房子上面，除了日、月、星星、云朵，偶尔的雨水和鸟。

那文士走进来时，脚步已禁不住为那喜悦而轻快起来。由于大厅太过阔大，以致那张奇长的桌子，不会让人觉得过长。

那文士却知道天下英豪到此地来聚议时，都得站着，只有桌子那端的唯一一人，才有资格坐这唯一一张椅子，而且是坐着听那些站着的人报告，这对于那些诚切禀报的人来说，已经是一件令他们梦寐以求的殊荣了。

可是那文士实在无法抑遏心里的兴奋，他每走近一步，脸上的狂喜之色就增多了一分。他急急走去，忽听一个声音，来自他的头顶。这声音，他知道，是屏风后的人说的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那文士听得心头一栗，忙道：“禀告天王，有喜事相报。”

这文士正是“柔水神君”雍希羽，他是“朱大天王”手下两员大将之一。那声音却冷冷地道：“你为了一个息讯，在行走时大意到不得了，从你走过来的五十二步中，至少有四十六次可以供人一击得手，可谓大意至极！”

雍希羽一听，不由自主地淌出了冷汗，惶惧不已。那声音才问：

“是什么事？行近相告。”

这时屏风后走出一个矍铄老叟，身着铁色长袍，背负双手，走了出来，正是朱顺水。雍希羽慌忙走前一步，稽首下拜。

“叩见天王。”

朱顺水一挥手道：“你说。”

雍希羽即道：“李沉舟死了。”

朱顺水将头一扬，目如厉电，瞧得雍希羽猛地一震，朱顺水双目如电诩一般掠过后，半晌，才一字一句问道：“消息确实？”

雍希羽拜伏道：“翔实。”

朱顺水的神色不变，但眼神里终于出现了一丝狂喜之色。他缓缓地站立起来，虽身材不甚高大，但精悍无比。他一站起来，雍希羽即垂手退过一旁去。

朱顺水站了起来，嘴里念念有词，来回踱步，雍希羽知道朱大天王遇事喜欢来回踱步沉思，更不敢惊扰。朱顺水踱了一会儿，便走入了屏风之里。

待他再从屏风另一边出来时，他已有了决定。他简短地下令：

“柳五必然来降。但其实是假降。此令三十六分舵，七十二水道，假意受降，全面备战。”

消息传到墨家子弟那里时，墨家子弟正随大将刘锜与金兵在顺昌决战。处处都有墨家的子弟在磨剑抚刀，刀光映得墨家人的脸上泔然寒光。

墨夜雨听完了消息，只说了一句话：

“派十个精锐的去吊唁，若没死，在灵枢上补一刀；如果死了，杀光他棺材旁边的人。”

墨家大弟子墨最没有发问。但墨夜雨仿佛已瞧出他心里所问。

“李沉舟若未死，则是等咱们去，咱们不能不去；李沉舟若死了，他的手下定沉不住手，进攻咱们，咱们也非去不可。”

墨夜雨说罢，走到中天皓月下，仰头闭目沉思。他长长的影子映在地上，银缎的披风如一只大白蛾，披在他身上，从背后看去，他的双盾竟长及须边，额顶泛着月色煞白。

墨最静静退了出去，没有再说一句话。

他知道墨夜雨在临大事时，喜独自在天穹下位立沉思，不容人相扰。

唐门唐君秋系蜀中唐门与俗世红尘的总联络人。所有的唐门弟子，要出去闯荡江湖之前，都得让他审定过，或要通过他的考验。